

3
自

傳



前言

我是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迄今十年了，加入的地点在新寧，組織是湖南省之衡山鄉村鄉義學校支部。這支部屬於那裡，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們與本黨中央西南局有關係，而後來我又是由指導員胡青荃介紹晉見西南局書記石磊同志，由石磊同志介紹赴新田軍受訓的。受訓才三個月，還未畢業，就遇到饒幸平的失敗被俘，實在集中營一年多，才逃脫出來，流浪一年多，才入新聞界工作至今。這十

年来，艰苦奋斗，每天都在反动派监视追踪之下，但与地方组织没有取得连接，以至党籍失落。虽曾自己建党，又曾加入军党，都未取得证明。去年开始与地方组织有了联系，但迄今还只是工作关系，不是组织关系。屡次要求建立组织关系，皆以十年历史没有党员证明不能恢复党籍，而我对十年党籍极为重视，以至延宕延误。最近胡鹏同志与梁平夫同志指示我：与其要求恢复党籍因未能取得证明而延宕延误，不如重新申请入党，迅速过组织生活，否则

个人与组织都是损失。现在我决定依照这个指
 示，重新申请入党，特写下这比较详细的自传
 ，请党支部审核，并请省委市委就有这方面调
 查，如别无问题，即请迅予批准。至于我的十
 年党龄，我仍要求予以保留，并我逐渐找到有
 方证明之后，再行报请审核。重新申请
 入党所必须的介绍人，我已获得数人同意：一
 位是梁中夫同志（现在本报工作），一位是胡鹏同
 志（现在担任组织部工作），一位是张维纲同志（现
 在市委组织部工作）。

目次

一、接受大革命的洗礼	5
二、参加本党、领导学生运动	11
三、参军与蒙难	34
四、流亡线上	64
五、新闻工作与地下斗争	79
六、完成本党三项任务	123
附记：我与民盟的因缘	134

苦鬥十年

鄒今鐸自傳

一、接受大革命的洗礼

我是一九一五年出世的，生長在一个貧苦的小學教師家裡。父親母親生了大群兒女，除夭亡外，長大的有六人。父親的薪給無法維持這多人的生活，不得不租佃田土從事耕種，不得不借貸本錢從事紡織，因此我們兄弟姐妹都是在讀書、種地、砍柴、挑炭、拾肥料、给人家放牛的生活中渡过童年。

父親既是小學教師兼負農，母親既是小學教師兼負農的老婆與手工業紡織工人，對農業社會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剝削非常熟悉，而且是親身嘗受過來的，這就成為促使他們參加大革命的動力。做為小學教師的兒女，我們兄弟姐妹却因為繳不起學費，不能正式入班就學，只能搬張大方桌到教室後面附讀，祇是享受優待；做為負農與手工業紡織工人的兒女，我們兄弟姐妹常常遭到地主和地主的兒女的欺凌，罵不能回嘴，打不能回手；這些不平等的遭遇，為

7
我們兄弟姐妹參加革命準備了條件。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潮流沖激到湖南，父親馬上獻身於革命鬥爭，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充任區黨部宣傳委員、區農民協會宣傳委員、區外交後援會宣傳委員、兼區教育協進會主任委員。母親也加入了國民黨，充任村婦女協會主任委員。大姐在古船田師範唸書，參加了長沙的學生運動。哥哥從景文師範畢業回來，組織童子軍，幫助農民協會打土豪，捉劣紳。

拿牌賭。二姐和我在高小唸書，早晚到鄉村中去剪辮子，剪毛鬚，打菩薩。大妹二妹雖很年幼，也知道喊「不共產就是反革命」和唱「打倒列強」的歌。至家人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參加了大革命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國民黨反动派背叛革命，發動馬日事變，革命青年慘遭屠殺。父親被列為「暴徒」之一，不得不率領全家人逃難。因為家貧如洗，無錢遠逃久逃，首先只在附近山中隱藏，盼望友正立即回去。後來反动派通緝父

親，搜索家景，父親不得不拋妻別子，攜帶哥哥遠向湘西流亡，母親攜帶其餘兒女在山中流離轉徙，東藏西躲。敵人的威脅和飢餓的威脅天天打著我們，母親又不得不把家庭拆散，減小目標，分別就食。我和二姐在一起，被反動派搜索出來，親戚花錢求情把我保釋，二姐入獄，經叔父舅父大鬧換戶困，才於三天後放出來。母親和大妹在一起，曾被流氓包圍，地痞毆打。甚至小妹和未婚嫂在一起，也受了許多驚恐。這樣過了半年，大姐畢業回粵，那時女

教員在熟化甚為希罕，古稱用出月的重為寶貴，各學校爭先聘請，聲譽隆盛，士氣為之伸張而忌憚，對父親的通緝搜索逐漸鬆弛，母親才冒險招集兒女們回家耕種謀生。挨戶因近來過最後一次搗亂，查封我們的家屋，禁止我們耕種謀生，但我們既無家產可查，僅有房屋數間被釘上叉叉，貼上封條，而他們的獨櫬也已成隔架之木，紙老虎容易拆穿，過兩天，在群衆支援之下，我們就自動啟封了。再過兩年，風波漸息，父親才回家繼續教小學。

11
革命、革命，是我家的优良传统。

二、参加本党，領導学生運動

因經濟困難与时局影响，我的求学过程時斷時续：一九二七年為日事变打斷了半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在初中畢業後，教过五年小学，当过一年兵，一九三七年升入高师，一九三八年受学生集训訓後，参加战地服務团，又转入某师政治部上抗日前綫，間斷半年，一九四〇年高師結業，未参加畢業考試即赴新四軍。

入抗日大學皖南分校受訓，一九四一年發生皖南事變，戰敗被俘，遂又間斷，一九四二年出獄，入新聞界工作，迄今沒有得到繼續升學的機會。

當我升學高師之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組成，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已經爆發，全國人民都有除舊佈新的要求，時代在劇變，社會在加速變向左轉。反映到政治方面，是要求組織各黨各派的民主聯合政府，反映到文化教育方面，是要求研究學術自由和言論、出版、集會、結

社自由。我升學的高師——湖南省立衡山鄉村師範學校，在教學課程與教學方法上打破了反動派規定的制度，師法陶行知先生主办的曉莊師範，提倡社會化教育，實行軍事訓練、社會調查、小學教育、民衆教育、農業教育、鄉村建設六個單元課程制和導師制，鼓勵學生自由閱讀書籍，自由出版刊物，自由組織團體，鼓勵學生參加社會服務活動。在當時反動派統治區內說來，確實是個新型的進步的學校。因此成為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溫床。

我懷着多年追求的熱望，想參加共產黨，在提
 交導師批閱的日記上，大膽試探地寫着：「第一
 次世界大戰赤化了俄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定
 赤化中國」，導師鄒鴻樑大為震驚，問我何以見
 得？但我從他沒有得到什麼。

衡師圖書館代售「民意」，那是托派的機關雜
 誌，誹謗蘇聯，攻擊中共，我看出它的毒藥，
 就張貼宣言反對代售，但怕反動派暗害，沒有
 署名。校長汪德亮對這宣言甚為重視，特在週
 會上聲明代售並無政治作用，純係朋友私人委

託，並說：「民意」誹謗蘇聯，攻訐中共，確是
 動輒，站在共產黨員的立場反對代售是對的；
 但一個政治家不應該不看反對黨的刊物，不在
 該黨反對黨的意見，而且反對代售是侵犯了
 別人的發行自由，張貼宣言不署名是不負責任
 ，不勇敢。從此以後，「民意」就不再對衡師來
 了。

從上面這些話來看，汪德亮是不懂得人民民
 主專政的，他認為反動派與人民一樣有自由權
 〇但就是這樣一個不能進步的人，^也還不見容於反

動派，一九三八年被迫辭職。

李智繼任校長，遷校新寧，舊規舊隨，不改舊制，並到桂林聘來九位進修教員，其中歷史教員胡青荃以辯証唯物論與唯物辯証法觀點論解中國近百年史，國文教員艾青以新實主義的觀點介紹世界文學名著，對我都起了新啟蒙的作用，使我接觸了馬恩列斯社會主義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當時我的學習興趣，文學更重於社會科學，因此我選擇艾青為導師。

艾青



以魯迅為灯塔而前進